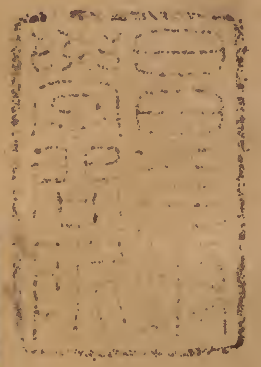


荆川稗編

卷之四十二
卷之四十一



内閣文庫		漢
三五函	三〇九	書
七	六〇	冊號類

内閣文庫		漢
三六函	三〇九	書
一七架	六〇	冊號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23)
函號	366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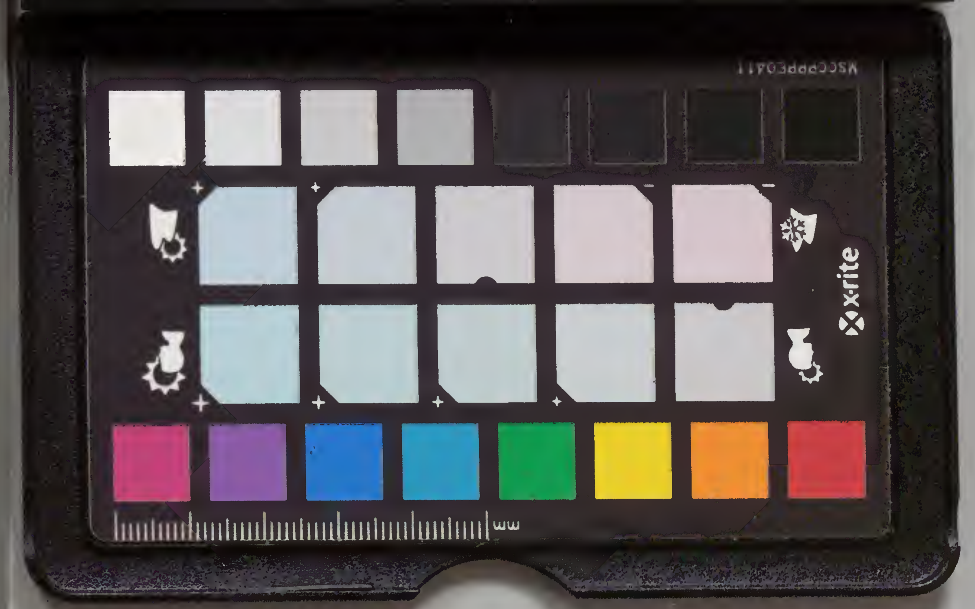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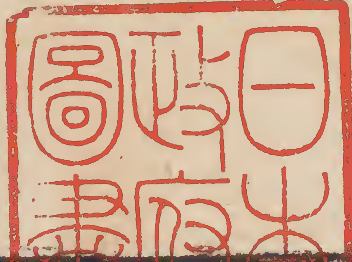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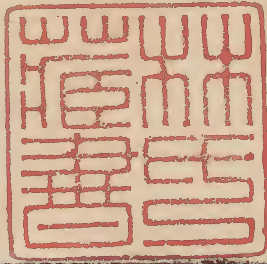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二

淺草文庫

後學崇德張國詔校

樂七

古樂之難復

先儒謂古樂之難復其說有三一曰先王之樂絕於
奉自漢以還杜夔荀勗諸人私相議擬制為雅樂以
鳴一代之盛然皆獨智暗解不由師傳名雖為雅其
聲則俗而已臣竊以為不然使秦不戮有周之疇人
不毀前代之縣箴則古之律同孤竹之管雲和之琴
瑟今亦無復存者故雖有咸英韶濩之音僅足一代

之用而莫能嘉惠於後世是豈聖人之心哉聖人知器之不可以久存也必制爲可久之法以繼之法也者不隨形而壞可以傳之無窮者也是故周禮太師之所掌禮運禮記之所記國語之所述史記之所書雜出迭見能使人因文焉以會其意引緒焉以求其端哀序焉以寫其聲固不必伶倫復生而後可以爲樂矣矧夫漢初猶有雅樂聲律采齊肆夏鹿鳴等什時復奏之魏晉以降雖有更作然必依詠絃節逗遛曲折皆繫於舊不敢有所改易若小雅國風詩譜至今尚存無恙也由是言之杜夔諸人之樂雖未必盡

合乎古然亦豈至甚相遠哉二曰八十四聲生於十有二律十有二律生於黃鍾黃鍾者聲氣之元萬事之根本也自非神解度律均鍾何足以知之此亦不然周禮太師以六律爲之音蓋言先令歌者作聲而吹律以合之視律與歌聲同乃令歌其所宜之詩此以律效人而非以人效律也故論樂者徒曰樂高於律或下於律雖賢者有所未喻直曰樂聲高下於歌聲則童子可知也故必以人聲爲主而截管以效之則元聲可得而定矣夫人聲也者氣出於喉而爲聲其輕重清濁疾徐之節蓋有促之不能使之密豁之

不能使之踈損之不能使之少益之不能使之多者
其一定不易之倫還相爲宮之序心實主之然其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之妙又非預爲擬度而後然者是
聲音之道雖存乎人其實出於天也聖人作樂母亦
寫乎是耳後世求律太深以謂人聲几近無足貴者
乃索諸幻眇而不得則從事乎斛銘玉尺累黍候氣
等術而讐校乎毫釐秒忽之末卒無定論聖人設教
本因人情曾謂若是乎其譎且艱哉三曰樂之興廢
在治不在律漢文帝時天下安樂雖不制律不害其
爲律也此又大非所以論樂者周禮太師執同律以

聽軍聲而詔吉凶史遷因探其本謂文帝偃兵息民
聽軍之律格而弗用非謂不用樂也信如其說五帝
三王之世何假於樂後世時和年豐秦之缶羗之籥
胡兒之笳桑間濮上之曲亦可奏之郊廟用之朝廷
邪是治天下必以禮樂爲先務固不專恃乎律而亦
不可不深講乎律也夫樂之爲道有聲容有節奏有
義理儒者能言其理鈞深致遠靡所不至而於節奏
之詳顧未之及工師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
理是以雅鄭雜奏而莫之能辯也夫節奏之詳旣未
之及猶可因其鏗鏘鼓舞之僅存者以求其所缺壞

不存者則大雅之音將由是而可復使徒各騁其臆說而必以制氏之業爲非是求以明樂適益其晦耳於呼言樂者幸毋徒騁其臆說哉謹按經史百氏知樂當先求元聲元聲既定則音調自歸於正而雅俗之分居然可見次及制器度曲宮縣舞節之類亦皆悉備雖未敢謂盡得古樂之蘊奧然於伶州鳩之言司馬遷之書蓋有若符節之相合者伏望聖明垂采焉則二帝三王制作之盛復見於今日矣

求元聲法

律書曰黃鍾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管長九

寸是十二律之管惟黃鍾之宮爲最長故謂之元聲猶言頭一聲也然所謂九寸者非度之以凡尺本乎人聲而得之也其法令歌者作聲取其最下一聲而以竹長九寸上下空圍九方分者爲管吹其體中翕聲以效之視管聲比人聲稍高則增管令長比人聲稍下則減管令短上下游移以裁之必其與人聲合一而無差乃以此管命爲九寸黃鍾之宮也次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粒實管中視黍不足則易管令小有餘則易管令大以此管命爲黃鍾徑圍是謂以聲生律以律生尺而元聲在是矣此管體中翕聲

謂之合字以合字寫之琴瑟第一絃鍾磬第一板箎
笛第一孔笙等第一簧則八音皆正以此管上下相
生即得已後十一律而律呂皆正宋儒程顥曰清者
極吹盡清濁者極吹盡濁嚮中間折取一聲即口中
聲蓋以黃鍾之半律為中聲也其法與此同

今之管律中大呂

頭管六寸八分以古尺計之實八寸四分大呂管也
管體中翁聲乃四字非合字宋儒沈括云教坊樂高
二均弱合字比太簇微下謂近大呂也可謂審於聆
音矣蓋琴家先挑武絃散聲按第四絃九徽取聲應

之次挑第四絃散聲按第一絃九徽取聲應之遂以
第一絃散聲為黃鍾宮不知武絃既非黃鍾所生則
第一絃之散聲特謂其合乎六寸八分之管而呼為
黃鍾宜其以四字為合字而莫之或知也

蕤賓上生大呂

律呂相生凡陽生陰為下生陰生陽為上生蕤賓陽
律也當下生大呂得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此律書
所定也而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謂蕤賓復上生大呂
故樂家大呂之實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先儒以
為大呂本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樂家用其倍律耳

井川和編 卷之四十一 十一
蓋候氣之用必從本律聲音之用當從其宜今以琴律考之大呂散聲第一絃蕤賓在第三絃蕤賓生大呂乃隔一上生夷則生夾鍾無射生仲呂亦然惟姑洗生應鍾太簇生南呂其所生律之絃皆在本律之下是謂不能上生則呂氏春秋淮南子之說不為無據矣

半律清聲

右正律十二皆有全有半凡二十四內黃鍾林鍾南呂應鍾夷則五半律不用正律用者十九變律七皆有全有半凡十四內黃鍾太簇姑洗應鍾四全律及

應鍾一半律不用變律用者九共二十八律而已用者還宮之所生也不用者還宮之所不及也蔡氏以為正律內夷則有半變律內有應鍾而無蕤賓今以還宮推之知其非是或曰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四律皆有半律故設四清聲是矣然姑洗仲呂蕤賓林鍾夷則南呂無射七律亦有半律而不設清聲何也曰凡律或倍或半或四分一止是此聲故皆清濁相應惟黃鍾大呂太簇夾鍾管極長聲極濁若非清聲則八律還宮所加四律必不為所役此四清聲以設也先儒謂臣民不可相凌若事物則無相凌即七律無

清聲之義也

古笛今笛

古笛每均當各有其笛自上而下第一孔為宮第二孔變宮第三孔羽第四孔徵第五附孔變徵笛體中角最上後出孔商○今笛無長短自下而上笛體中黃鍾宮也第一孔大呂太簇商也第二孔夾鍾姑洗正角也第三孔仲呂蕤賓清角變徵也第四孔林鍾正徵也第五孔夷則南呂羽也第六孔無射應鍾變宮也其哨聲黃鍾半律清宮也然則今笛其實古清角之調耳後魏劉芳造六格郊丘之樂張乾龜譏其

北廟廂黃鍾之均實夷則之調餘三廂宮商不和而共用一笛以乾龜之言觀之十二宮同用一笛惟黃鍾太簇姑洗蕤賓林鍾南呂應鍾七律可以還宮其大呂夾鍾仲呂夷則無射五律不在均內雖曰假而用之其實非正聲也

凡曲高下止是一聲

凡樂每調皆具七聲而樂家惟取其起調畢曲之律以名之蓋以起調之聲為主中間逗遛曲折雖行乎均內七聲未復歸於本律謂以六聲贊助以成其調其實一聲也沈括曰凡曲止是一聲清濁高下如縈

辨川和絲 卷之四十二 十一
縷耳深知此義

五聲無徵

五聲無徵者假令黃鍾一變生林鍾爲徵林鍾之實得黃鍾三分之二凡律或倍或半或四分之一皆不離本律之聲然則三分之二其去宮聲不遠將變未變之間耳故林鍾爲徵不以林鍾起宮而用其角聲應鍾爲宮應鍾中管又進而用黃鍾爲宮是黃鍾之徵卽黃鍾之宮也餘律倣此姜夔大樂議曰奏林鍾而聲或黃鍾謂宮聲之未改也周禮祀樂夾鍾爲宮應用無射爲徵而改用太簇林鍾爲宮應用太簇爲

徵而改用姑洗黃鍾爲宮應用林鍾爲徵而改用太簇其義可見說者乃欲循其序而補之何耶

絲竹有自然之聲

琴律有長短故徵有疎密當徵則鳴差徵則否若以木聲取之其不當徵處猶或有聲至泛聲則當徵處清越而有餘韻不當徵處輒咽不成聲故造琴安徵不必度以尺寸視琴之長自龍齧至臨岳折半爲中以絃繩之於其中取泛聲清越有餘韻者定中徵上下或差分來其聲輒否中徵既定其外爲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徵而上其內爲第六第

五第四第三第二第一微而止其當微則鳴不當微則否悉與中微同此造化真至之理也非獨琴爲然凡絲聲皆如此人但不察耳非獨絲聲竹聲亦然造笛者去吹孔下行四寸半作第六孔爲黃鍾清又下行四寸半作第一孔爲大呂太簇二者之間分爲四孔第五孔爲夷則南呂其哨聲爲無射應鍾第四孔爲蕤賓林鍾第三孔爲仲呂第二孔爲夾鍾姑洗自下而上笛體中翁聲宮也第一孔商也第二孔正角也第三孔清角也第四孔變徵正徵也第五孔羽也哨聲變宮也第六孔清宮也其當孔處作孔則其聲清越不當孔處作孔則其聲輒劣亦自然之理

國語十二宮用七

國語周景王問於伶州鳩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竈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竈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馬則我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白鶉麋駒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

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
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癸
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當辰辰在戌
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
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
師也太簇之下宮布令於商昭顯文德底紂之多
罪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反及羸內以無射
之上宮布憲施令於百姓故謂之羸亂所以優柔容
民也

右國語伶州鳩對景王之言明樂有七宮之義也七

律者先儒皆謂樂有五聲至武王始加變宮變徵二
聲而爲七臣獨以爲景王之間在十有二宮而用七
蓋武王伐殷之時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越
三日而辰星在天龜鶉火張也天駟房也自張至房
經七星爲七律自午至子歷七辰爲七同是以有七
宮非謂古無七聲武王始加之也曰夷則之上宮謂
夷則之清角今之仙呂宮也無射之上宮謂無射之
清商今之黃鍾宮也黃鍾之下宮謂黃鍾之下徵今
之南呂宮也太簇之下宮謂太簇之下徵今之歇指
調也武王伐紂所用者此四宮謂之宮者調之首十

二宮內用七宮也註謂一均之七聲誤矣

十二宮去其中管為七

臣按十二宮用七去其中管而言也自子黃鍾至亥應鍾十二宮各具七聲共八十四聲內寅太簇七聲與丑大呂七聲同字譜宮聲同四字商聲同一字角聲同上勾徵聲同工字羽聲同凡字辰姑洗七聲與卯夾鍾七聲同字譜宮聲同一字商聲同上勾徵聲同凡字惟角羽二聲有尺工六五之異酉南呂七聲與中夷則七聲同字譜宮聲同工字商聲同凡字徵聲同一字羽聲同上勾惟角聲有六五之異午蕤賓

亥應鍾亦各七聲雖與前位不同然黃鍾均內以蕤賓為變徵應鍾為變宮二變名曰和謬不可為調已上五宮共五七三十五調皆以中管名之中管云者謂其聲在前後二律之間而與前律同出一孔以之製調音韻重雖強易其名終無所表異視前律為不逮故不用也十二宮除此外七宮而已唐祖孝孫參定雅樂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五鍾仍號啞鍾莫能通者張文收吹律調之五鍾皆嚮徹蓋鍾無不嚮者以不用故以啞名之隨管擊之寧得不應當時蓋未考中管之說耳

周漢相承宮縣二十簋

宮縣四面編鍾編磬各四簋罇鍾十二簋通爲二十
并建鼓四以應二十四氣自漢以來相承用之陳氏
樂書乃謂編鍾編磬各十二通爲三十六簋其意以
爲十二律還宮各有其簋也蓋不知自大呂以下十
一律皆生於黃鍾黃鍾爲宮以下諸律還相爲宮各
得七聲而八十四聲皆統於黃鍾一簋矣若謂各有
其簋非惟不統於一其諸侯九簋缺其三卿大夫六
簋缺其半士三簋缺其九何以成樂

編鍾編磬十六枚爲簋

周禮小胥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註曰鍾磬者編
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簋必云十六者明十二律
之有四清聲也下層黃鍾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仲呂
蕤賓林鍾八枚自右而左上層夷則南呂無射應鍾
黃鍾清大呂清太簇清夾鍾清八枚自左而右必曰
二八者明編鍾之有序考擊之有法也漢服虔謂十
二鍾當十二辰更加七律爲十九後周長孫紹謂七
始合正倍爲十四梁武帝又倍三爲二十一後魏公
孫崇又參縣之合正倍爲二十四唐分大小二調兼
用十六與二十四至宋范鎮又欲廢四清爲十二惟

楊傑元祐大樂議曰編鍾編磬十六其來遠矣豈獨見於周禮小胥之註哉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帝因是陳禮樂雅頌之聲載於禮樂志不爲不詳漢承秦秦未嘗制作禮樂其稱古磬十六乃二帝三王之遺法也臣按康成之註楊傑之議皆援古爲證非騁億說也十六枚同在一簋之文明甚而陳暘樂書每序一器必以廢二變四清以就其一偏之說殆不知而作者又簫大者二十四管小者十六管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皆一器而可還宮吹之隋鄭譯獻新樂十二月各一笙每笙十六管斛斯徵

駁之曰旣無相生之理又無還宮之義深恐鄭聲亂樂未合古制蓋簫之制衆管同在一底竽笙衆管同在一匏猶鍾磬同在一簋也而譯不知宜其爲斛斯徵所駁

古度曲之源

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其詩但能說其義非詩之本義也漢去三代未遠仲尼三百篇大樂氏例能歌之厥後聲歌之樂日微至曹魏時惟杜夔傳古雅樂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而已晉太和中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惟因夔鹿鳴全

不改易其一曰於赫篇準鹿鳴聲其二曰巍巍篇準
騶虞聲其三曰洋洋篇準文王聲其四復用鹿鳴而
除古伐檀晉承魏氏之舊作祖宗篇準鹿鳴於皇篇
準於赫邦國篇準洋洋明明篇準巍巍其章句長短
聲節高下大畧因乎詩之雅頌雖其平仄未必盡同
而依詠之間自可諧協故儀禮經傳通解載小雅國
風十二詩譜黃鍾清宮無射清商二調也而晉樂志
有杜夔笛二其三尺二者所以奏無射二尺九者所
以奏黃鍾乃知詩譜爲夔舊物未經延年所改也先
儒謂古雅四曲亡於魏晉由是觀之其實未嘗亡耳

然所謂鹿鳴用黃鍾清宮關雎用無射清商者以二
曲皆用黃鍾清宮起調畢曲中間逗遛曲折不出乎
一均七聲之外而已非謂某句必用某律某律必管
某字而不可以移易也古之度曲大槩如此隋唐以
降鄭譯諸人以臆更作使夫清廟之歌徒諧俚耳高
下混淆紛亂無統於雅頌之向微矣獨大樂署所掌
十七宮調以不隸太常故樂官得以世守之而不敢
易但撰辭長短不齊各限以平仄爲一定之制學士
大夫有作亦必循其制爲之謂之新樂府推原其始
黃鍾宮諸曲當如四牡之於鹿鳴無射清商諸曲當

如葛覃之於關雎起調畢曲之律同其逗遛曲折不必盡同也嘗以古辭求之晉稽康有風入松之曲唐僧皎然擬之爲五言詩今大樂雙調有風入松乃首句七言末句六言與皎然之作全不相似豈此曲可五言亦可七言乎李賀申胡子簾篋歌亦五言當時工師尚能於席間裁爲平調奏之今人不能也意者凡曲皆古詩樂家以其起調畢曲之字偶用一調譜之遂加襯字爲曲非先定其律而後撰其辭以轉合之亦非謂此曲必入某調而不可易也故中呂雙調皆有醉春風越調中呂皆有鬪鶴鶉正宮仙呂皆有

端正好若是者不必徧舉可見凡曲無一定之調但一詩而十七宮調皆可更迭奏之矣

樂之邪正在辭不在律

或曰信如此說則宛詩謠俗之曲無有不可奏者而得謂之雅乎曰不然樂之邪正在辭不在律夫人之情發而爲辭假器以寫之是之謂聲聲也者精神志氣之所運貫金石昭日星感萬物通鬼神而不可掩者也故清廟之歌冲淡而莊敬關雎之什中正而和平七月質而裕三侯壯而遠易水敢死而不悔越人褻而懷慙桑中淫以蕩此非其器所能爲其辭使然

也近世儒者薄其事故樂革高者太文而或乖於律不及者依詠平仄卒入於俚嗚呼撰辭一事其可苟乎哉

大樂繁聲太多當刪

假令黃鍾醉花陰本五句并換頭止五十二字起調當用黃清六今樂家乃先用六五凡工等爲襯聲然後用中呂上字起調以律推之乃是黃鍾清角非黃鍾宮也又加襯八十餘字繁聲太多音節太密去古益遠矣蓋始作此曲者或四言或五言七言必有襯字以贊助之通爲五十二字後人撰辭併其襯字亦

用辭填實工師不知於定腔五十二字外又加襯字至八十餘皆淫哇之聲也必刪去之始爲近古

古今樂製辭度曲不同

臣按子夏之言以聖人治定功成正六律和五聲絃歌詩頌爲古樂以鄭衛齊宋淫溺驕頰之音爲新樂鄭衛齊宋之樂與聖人之樂本同器其曲本同律也特其辭淫蕩無耻惰慢不恭而又務於奸聲繁節以悅人此其所以不同耳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雖至於諷切時君與民同樂然古樂今樂之同異亦自可見非徒春秋戰國之時爲然紂好北鄙之音師延

作靡靡之樂是有周以前固有今樂矣非獨殷周古者建國禁其淫過凶慢之聲是三代以前固有今樂矣夫今樂與古樂同者器也律也其不同者製詞有邪正敬慢也度曲之節有繁簡嚴媚濃淡也用其所同而去其所不同使其詞一歸於正其曲淡而不豔其節稀而不密則古樂豈外是哉白居易曰正始之音其若何朱弦踈越清廟歌一彈一唱再三嘆曲淡節稀聲不多蓋有以識此矣苟徒曰今樂非古樂而不知其所以異古樂卽今樂而不知其所以同幾何而不爲臆說也哉

風雅頌不必過爲分別

詩之體有三曰風曰雅曰頌風者閭閻之間民之所吟諷也則以之觀民風雅者朝廷之上君臣之所味歌王政所由興廢也則施之於燕享頌者美盛德告成功者也則施之祭祀然鄉飲酒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用雅矣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兼之以風焉燕禮亦如之大射乃歌鹿鳴三終三終乃管新宮三終用雅矣而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

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兼之以風焉是
風與雅並用未必分也肆夏繁遏渠頌也而叔孫穆
子以爲天子享元侯之詩大雅奏而西階之西有頌
磬焉是雅頌未必分也而宋儒鄭樵乃拳拳於風雅
頌之分其爲論曰三代之後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
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漢武帝之樂上之回聖
人出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風也合而爲鼓吹曲燕歌
行幽薊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都人之雅也合而
爲相和歌是風雅不分矣明帝定四品之樂一曰大
予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

門鼓吹天子宴羣臣用之四曰短簫鏡歌軍中用之
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今應用頌者而用大予應
用雅者而用黃門是雅頌不分矣曹魏準鹿鳴作於
赫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
洋以祀明帝純用風雅而無頌此頌之所以亡也頌
亡則樂亡矣雖樂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於天明
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於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
作十二雅郊廟明堂王朝之禮展運用之天地之事
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
其亡也自梁武始○馬端臨駁之曰漢之大予雅頌

黃門鼓吹者其樂章無存惟短簫饒歌二十二曲大率敘戰陣之事然明之曰上之回巡幸之事也上陵祭祀之事也朱鷺祥瑞之事也艾如張巫山高釣竿篇之屬則各指其事非專爲戰伐也晉魏以來倣漢制爲之而易其名各述其代叛討亂肇造區宇之事是晉魏以來短簫饒歌卽古雅頌矣雅頌何嘗亡哉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謂詩者所以言其心之所向也歌者所以引其言使之長也金石絲竹之聲必依循乎所求之言也五凡工尺上等字之律所以和樂之聲也歌卽詠也詠卽永言也宋志

大樂七失其一曰歌不永言詩聲不依詠律不和聲蓋金聲春容失之則重石聲溫潤失之則輕土聲匱胡失之則下竹聲清越失之則高絲聲纖微失之則細革聲隆大失之則洪匏聲叢聚失之則長木聲無餘失之則短惟人稟中和之氣而有中和之聲八音律呂皆以人聲爲度言雖永不可以愈其聲今歌者或詠一言而濫及數律或章句已闕而樂音未終所謂歌不永言也請節其繁聲以一聲歌一言且詩言人志詠以爲歌五聲隨歌是謂依詠律呂協奏謂和聲先儒以爲依人音而制樂托樂器以寫音樂本效

人非人效樂者此也今祭祀樂章並隨月律聲不依
 求以詠依聲律不和聲以聲和律非古制也已上論
 聲依詠律和聲之義但謂祭祀樂章並隨月律為聲
 不依詠律不和聲則非蓋古人隨月用律以其詩章
 首一言用其月之律譜之次視平仄高下而以均內
 七聲贊助成曲末復歸於本律斯為協律非謂章首
 一字必屬某律不可移易也由是言之詩首之字十
 二律皆可協矣又曰請節其繁聲以一聲歌一言亦
 非也師乙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橐木
 倨中矩句中鉤累累乎殷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

言之也今樂家亦有折聲上生四位掣聲下隔二宮
 反聲宮閏相頂丁聲上下相同之說若止以一聲配
 一言何得謂之未言哉

元稹樂府古題序

其畧曰詩訖於周離騷訖於楚是後詩之流為二十
 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行詠吟題怨嘆章篇操引
 謚謳歌曲詞調皆詩人六義之餘而作者之旨由操
 而下八名皆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之際在因聲
 以度詞審調以節唱句度長短之數聲韻平上之差
 莫不由之準度而又區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採民

其者爲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斯皆由
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而下九名皆屬事
而作雖題號不同而悉謂之詩可也後之審樂者往
往采取其詞度爲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
詞也今詳其意由樂以定詞謂依樂律之平仄高下
以操其詞有一定之制不可增損移易也選詞以配
樂謂撰詞旣成隨其平仄高下度爲歌曲亦可協於
樂律非有一定之制也其說亦不然蓋古人度曲視
其詞章首一字隨意以何律譜之初非謂此詞必屬
某均某律而不可以他律易之也如鹿鳴用黃鍾清

起調畢曲謂之正宮則四牡至南山有臺皆可用正
宮其間逗遛曲折不必盡同非謂句度之長短音聲
之高下悉欲比鹿鳴也王荆公論樂曰先有詞而後
以律度爲曲是聲依詠若先定律而後以詞填實之
則是詠依聲也張橫渠亦曰古樂決非先定腔非深
知樂者焉能與於此今之黃鍾醉花陰中呂粉蝶兒
之類其句之長短字之多寡聲之平仄悉按舊作不
敢毫髮移易此正微之所謂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
配樂者失古人度曲之義遠矣

好爲異說以亂雅

伏羲琴夫子琴號鍾響泉韻磬諸名琴陳氏樂書皆列俗部以其有七絃也使琴去少宮少商止存五絃則世所傳古曲皆不可彈矣是知非獨鄭聲亂雅凡好爲異說者其亂雅爲尤甚焉

箏本頌琴別名

頌琴十三絃移柱應律其制與箏無異古宮縣用之合頌聲也是知箏本頌琴後世以其似呼其名遂名之曰箏而列之俗部使頌琴受誣不得躋於雅可嘆也已

頭管卽古管

頭管九孔自下而上管體中翕然爲合字第一孔四字第二孔一字第三孔生字第四孔後出勾字第五孔尺字第六孔工字第七孔凡字第八孔後出六字第九孔五字大樂以此先諸樂謂之頭管其來久矣經曰嘒嘒管聲下管象武之類是也後世以其似呼其名名之曰簫篋甚者謂胡人卷蘆葉吹之亦猶篳本古雅而謂起於羌乃列之胡部於乎聖人之樂豈終不用管而管豈真不用稍也耶今之頭管律中大呂詳見元聲

管色字譜五凡工尺上四六一勾合管九孔六勾二

字並後出合子在管體中自下而上合字爲黃鍾正
聲下四大呂高四太簇共第一孔下一夾鍾高一姑
洗共第二孔上字仲呂第三孔勾字蕤賓後出第四
孔尺字林鍾第五孔下工夷則高工南呂共第六孔
下凡無射高凡應鍾共第七孔六字黃鍾清後出第
八孔下五大呂清高五太簇清緊五夾鍾清共第九
孔九孔內四一工凡皆有高下二聲五字有高下緊
三聲惟上勾尺無高下蓋仲蕤林三律不清濁自
然應律也十字者載籍無可考惟楚辭大招田二八
接武投詩賦只叩鍾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

變只註曰四上未詳今按招魂曰吳歛蔡謳奏大呂
些大呂爲宮其譜下四仲呂爲角其譜上字四上競
氣謂宮角相應也

聲律

今按樂之音聲號呼召於天地之間庶幾神明聞之
因而來格此謂以音聲感召鬼神也愚竊以爲其說
近之矣然而未得其真也蓋奏圓鍾則房心之氣動
而天帝明堂在是矣非謂以圓鍾之聲感召房心也
奏函鍾則未坤之氣動而天社四瀆五岳在是矣非
謂函鍾之聲感召未坤也奏黃鍾則虛危之氣動而

宗廟陵寢在是矣非謂以黃鍾之聲感召虛危也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蓋北風者黃鍾大呂也於野爲晉南風者蕤賓林鍾也於野爲楚歌其聲而吹律以和之卽見晉之風勁楚之風弱且多死聲非謂吹此律以召北風南風也或曰數寸之管何以能管轄天文地理無毫髮爽耶曰觀於衡璣之制可見矣天之體千數萬里之遠而周旋盈掬之規可以準之蓋地下之景一寸準天上一千里雖曰小大殊形而十有二辰三百六十五有六次舍則一定而不易也故圓鍾之管七寸四分小分九強中含房心之氣函中之管六寸中含未坤之氣黃鍾之管九寸中含虛危之氣吹之而其氣動神不離乎其中矣

論嘯

夫氣激於喉中而濁謂之言激於舌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通人事達性情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蓋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斯古之學道者哉老君授王母母授南極真人真人授廣成子廣成子授風后風后授嘯父嘯父授務光務光授堯堯授舜舜演之爲琴與禹自后乃廢續有晉太

行山僊君公孫獲之乃得道而去無所授焉阮嗣宗
得少分其后湮滅不復聞矣

權輿章第一

夫權輿者嘯之始也夫人精神內定心目外息我且
不競物無害者身常足心常樂神常定然後可以議
權輿之門天氣正地氣和風雲朗暢日月調順然後
喪其神亡其身玉液傍潤靈泉外灑調暢其出入之
息端正其唇齒之位安其頰輔和其舌端考擊於寂
寞之間而後發折撮五太之精華高下自恣無始無
卒者權輿之音近而論之猶衆音之發調令聽者寒

其一音也耳有所主心有所擊於情性和於心神當
然後入之外激以舌約其上齒之裏大開兩唇而激
其氣令其出謂之外激也內激用舌以前法閉兩唇
於一角小啓如麥芒通其氣令聲在內謂之內激也
含用舌如上法兩唇但起如言殊字而激其氣令聲
含而不散矣藏用舌如上法正其頰輔端其唇吻無
所動用而有潛發於內也散以舌約其上齒之內寬
如兩椒大開兩唇而激其氣必散於為也越用舌
如上法每一聲以舌約其上齶令斷絕用口如言失
字謂之越也大沈用舌如外激法用氣令自高而低

大張其喉令口中含之大物氣煌煌而雄者謂之大
沈也小沈用舌如上法小過其氣令揚大小沈屬
命鬼吟龍多用之足用舌如上法如言足字高低隨
其宜吒用舌如上法如言叱字高低隨其宜五太者
五色也宮商徵羽角所為之五太九八五少為應故
為之大以配仁義禮智信此有音之本謂聲者皆不
逃五太但以宮商發應各使次序理則聲理亂則聲
亂五少者五太之應五太自有陰陽然太權而言五
太為陽五少為陰用聲之至詳而后發凡十二法象
一歲十二月內激為黃鍾外激為應鍾大沈為太簇

小沈為夾鍾五太為姑洗五少為仲呂散為蕤賓越
為林鍾疋為夷則吒為南呂含為無射藏為大呂律
呂相生而成文此則十二法之首也

流雲 深谿虎 高柳蟬 空林夜鬼
巫峽猿 下鴻鵠 古木 鳶 龍吟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二終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三

門生毘陵左丞考校

諸家一

藝文志

班固

漢書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
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
諸子之言紛然殺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
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
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
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

天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醫李柱國校方技每一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畧故有輯畧有六藝畧有諸子畧有詩賦畧有兵書畧有術數畧有方技畧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凡小學十家四十五篇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其宣揚於王者朝廷其用最大也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史籀篇者周時史官

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大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煩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爲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元尚書篇皆蒼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

字於庭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群書所載略備矣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敞從受之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爲作訓故并列焉凡六藝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損壞而備而易爲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爲終

并川利經 卷之四十三
始也至於五學世有變改猶五行之更用事焉古之
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
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
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
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三二萬
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
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
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孔子曰

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唐虞之際殷周之盛仲尼之業
已試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
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
折儒學寢衰此辟儒之患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
道然後知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
人南面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謙謙一謙而四
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
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

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歷象日月

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

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

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鈇折亂而已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官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

三老五更是以兼愛一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顛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詞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諉而棄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

美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為之以為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智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蒞蕘狂夫之議也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

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流餘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喻於野乎若能脩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兵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

兵形勢者靈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

兵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也

兵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

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帥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以不教民戰是謂

棄之明兵之重也易曰古者剡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其用上矣後世燿金為刃割革為甲器械甚備下及湯武受命以師克亂而濟百姓動之以仁義行之以禮讓司馬法是其遺事也自春秋至於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滌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樸公摭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于孝成命任宏論次兵書為四種

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

王所以叅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然星事凶
悍非湛密者弗能由也夫觀景以譴形非明王亦不
能服聽也以不能由之臣諫不能聽之主此所以兩
有患也

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
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曆數以定三統服
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
喜其術皆出焉此聖人知命之術也非天下之至材
其孰與焉道之亂也患出於小人而強欲知天道者
康大以爲小削遠以爲近是以道術破碎而難知也

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曰五行次二曰羞
用五事言進用五事以順五行也貌曰視聽思心失
而五行之序亂五星之變作皆出於此歷之數而分
爲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終始推其則無不至而
小數家因此以爲吉凶而行於世寔以相亂

著龜者聖人之所用也書曰女則有疑謀及卜筮
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善于著龜
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
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
孰能與於此及至衰世懈於齋戒而厭煩卜筮神明

不應故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
雜占者紀百事之象候善惡之徵易曰占事知來衆
占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而詩載熊羆虺蛇衆
魚旒旟之夢著明大人之占以考吉凶蓋參卜筮春
秋之說詆也曰人之所忌其氣災以取之詆由人興
也人失常則詆與人無釁焉詆不自作故曰德勝不
祥義厭不惠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雒雒登鼎武丁爲
宗然惑者不稽諸躬而忌詆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
老訊之占夢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凶咎也
形法者大舉九川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

骨法之度數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猶
律有長短而各徵其聲非有鬼神數自然也然形與
氣相首尾亦有有其形而無其氣有其氣而無其形
此精微之獨異也

數術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史官之廢久矣其
書既不能具雖有其書而無其人易曰苟非其人道
不虛行春秋時魯有梓慎鄭有裨竈晉有卜偃宋有
子常六國時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漢有唐都庶得
麤猶蓋有因而成易無因而成難故因舊書以序數
術爲六種

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磁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瘡為劇以生為死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當得中醫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

內情而為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

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為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方技者乃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曖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為四

種

史記六家論

司馬談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然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

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早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

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
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
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
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不能
易也墨者亦上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丈土階
三等茅茨不剪樸椽不斲飯土簋歠土鋤糲梁之食
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
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率使天下法若
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
而難遵要曰樞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

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
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
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
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使人
不得反其意剗決於名時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
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
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
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
不為物先不為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
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之謂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奸迺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論諸子

劉勰

漢成普思子政雉校於是七略芬菲流鱗萃止殺青

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然繁言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經其純粹者入矩踏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若乃湯之問棘云蚊睫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踏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洞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昇斃十日姮娥奔月殷湯如茲况諸子乎至如商韓之六虱五蠹棄孝廢仁轅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鴉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子史記

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詭術也然
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而採正極睇
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述理懿而辭雅
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書氣偉而采奇鄒
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意顯而語質尸佼尉
繚術通而文鈍鴟冠綿綿亟發深言鬼谷渺渺每環
其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
慎到折密理之巧韓非著博喻之富呂氏鑒遠而體
周淮南汎採而文麗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之
大略也若夫陸賈典語賈誼新書揚雄法言劉向說

死王符潛夫崔寔政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經
典或明政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爲
子適辨一理爲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

荀子

黃震

余讀荀卿書然後知昌黎公之不可及雖歐陽子最
尊昌黎公其議論亦有時而異者大抵誦述正論於
義理開明之日易辨明正理於是非迷謬之世難自
戰國縱橫之說興而處士橫議之風熾極而至於莊
周并收一世之怪大肆滑稽之口以戲薄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天下之正理世無復知于斯

時也知尊王而賤霸知尊孔氏而黜異端孟子之後
僅有荀子一人而世不稱荀子何哉蓋嘗考其故由
漢及唐皆尊老莊其間溢出而為禪學者亦莊老之
餘漲而荀子嘗斥老聃為知詘而不知仲斥莊周為
蔽於天而不知人其說正由與漢及唐之學者相背
馳宜其不之稱也獨一昌黎公奮自千載無傳之後
破除千載謬迷之說尊孟子以續孔氏而表荀子以
次孟子卓哉正大之見孔孟以來一人而已其關繫
正邪之辨為何如哉迨至我朝理學大明三尺孺子
亦知嚮方矣老蘇以傑然不世出之才反獨遠追戰

國縱橫之學此與荀子正相南北識者已疑之歐陽
子一見乃驚嘆以為荀子夫荀子明儒術於戰國縱
橫之時而老蘇祖縱橫於本朝崇儒之日同耶異耶
而謂蘇為荀耶或者特於其文而言之耶又曰昌黎
謂荀子大醇小疵世之因而指實其小疵者曰非子
思孟子也曰謂性為惡而謂為善者偽也若然則豈
止小疵而已哉余觀其非子思孟子蓋其妄以知道
自任故欲排二子而去之以自繼孔子之傳其意盡
於篇末可見矣正坐不自量耳至其以為善為偽則
其說雖可驚其意猶可錄蓋彼所謂偽者人為之名

非詐偽之偽若曰人性本惡脩為斯善其意專主習而不主性其說遂墮一偏而又古今字義漸變不同如古以媚為深愛而後世以為邪古以佞為能言而後世以為諂荀子之所謂偽殆類中庸之所謂矯而擇言不精遂犯衆罵不然何至以為善為詐偽之偽也哉惟其本意之所指初不其然此昌黎姑恕其說而指為小疵歟抑荀子之小疵雖其議論之近理者亦或不免不但非孟言性而已也大抵荀子之所主者在禮而曰禮之敬文也則禮之本於內心者卿殆未之深考故其議禮之效惟欲辨分以足用其於論

王伯曰粹而王駁而伯曰義立而王信立而伯幾謂王伯無異道特在醇不醇之間至於內外義利之分則略不之及又謂能治其國則文繡為當然而厚葬為無害其與他日譏齊威淫佚而猶許其有大節者無以異然則使荀卿而用於世亦不過富國強兵善致鄰國成霸功爾

辯家語為荀氏之傳

葉適

按論語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公西赤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然則君在其國而宗廟出其境而會

朝固皆有相擇能而使無常官事畢而止夾谷之會
孔子與齊人辯爭最著其效至於能還鄆謹龜陰之
田而孔子及子路由此預魯政矣故學者訛傳以爲
相魯也相與不相於孔子無所加損然弟子名實之
不知而後世以虛言爲實用則學者之心術踈矣又
按論語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
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詳此則孔
子見用子路以爲喜而孔子不喜子路以爲貴而孔
子不貴又孔子自言以吾從大夫之後者再皆明其
義非樂其官則所謂有喜色而樂以貴下人者果非

也又按始誅少正卯子貢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
今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其爲失乎詳此則少正卯之
聞次於孔子又按下文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三月
不決其父請止孔子捨之夫父子訟真大罪而孔子
尚欲化之使復於善少正卯爲國聞人其罪未彰而
孔子乃先事設誅播揚其惡由後爲夫子本旨則其
前爲非夫子本旨明矣按舜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故
命龍作納言出納惟允而周召之於頑民待之數世
然則湯誅尹諧文王誅繇正以至華士付乙史何少
正卯殆書生之寓言非聖賢之實錄也使後世謂聖

人之用不量先後緩急教未加而遽震於大討輕舉
妄發以害中道而曰孔子實然蓋百世所同患矣自
子思孟子猶皆不然獨荀况近之故余以為荀氏之
傳也

春秋繁露

通考 後同

晁氏曰漢董仲舒撰史稱仲舒說春秋事得失聞舉
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屬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
後世今溢而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詳隋唐
卷日與今同但多訛舛崇文總目其書盡八十二篇
義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間篇第亡舛無以是正又

即用玉杯題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陳氏曰非當時
本書也先儒疑辨詳矣

程氏演繁露曰繁露十七卷紹興間董某所進臣觀
其書辭意淺薄間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輒不
相倫比臣固疑非董氏本書矣又班固記其說春秋
凡數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為之名似非一書
今董某進本通以繁露冠書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
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
佑通典頗見所引繁露語言顧董氏今書無之寰宇
記曰三皇驅車抵谷口通典曰劍之在左蒼龍之象

也刀之在右白虎之象也鈎之在前朱雀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飾也此數語者不獨今書所無且其體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真本也牛享問崔豹晃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綴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則繁露也者古晃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以杜樂所引推想其書皆句用一物以發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又可想見也漢魏間人所爲文名有連珠者其聯貫物象以達已意略與杜樂所引同如曰物勝權則衡殆形過鏡則影窮者是其凡最也以連珠而方古體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歟其名其體皆契合無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蓬監館本有春秋繁露既嘗書所見於卷末而正定其爲非古矣後又因讀太平御覽凡其部彙列叙古繁露語特多如曰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竒怪非人所意此何謂也又曰金干土則五穀傷土干金則五穀不成張湯欲以鷲當鳧祠祀宗廟仲舒曰鷲非鳧鳧非鷲愚以爲不可又曰以赤統者幘尚赤諸如此類亦皆附物著理無憑虛發語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御覽太平興國間

辨別經絡 二方 卷之四十三
編輯此時繁露之書尚存今遂逸不傳可歎也已

春秋決事比

崇文總目漢董仲舒撰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武帝數遣廷尉張湯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疑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

按此即獻帝時應劭所上仲舒春秋斷獄以為幾焚棄於董卓蕩覆王室之時者也仲舒通經醇儒三策中所謂任德不任刑之說正心之說皆本春秋以為言至引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以折江都王尤為深得聖經賢傳之旨趣獨災異之對引兩觀桓僖毫

社火災妄釋經意而導武帝以果於誅殺與素論大相反西山真公論之詳矣決事比之書與張湯相授受度亦災異對之類耳帝之馭下以深刻為明湯之決獄以慘酷為忠而仲舒乃以經術附會之王何以老莊宗旨釋經昔人猶謂其罪深於桀紂况以聖經為緣飾淫刑之具導人主以多殺乎其罪又甚於王何矣

又按漢刑法志言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於是見知腹誹之獄興湯傳又言湯請博士弟子治春秋尚書者補廷尉史蓋漢人專務以

春秋决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徃徃見二傳
中所謂責備之說誅心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
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常秩謂孫復
所學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此意

太玄本旨序

論玄不可以準易

葉子奇

楊子作太玄以擬易易之用二而玄之用三用二故
二其二以爲四二其四以爲八二其八以爲十六二
其十六以爲三十二二其三十二以爲六十四也用
三故三其三以爲九三其九以爲二十七三其二十
七以爲八十一也易九六重之故其爻六玄九四重

之故其位四易畫則自下而上自前而後以三乾三

兌三離三震三巽三坎三艮三坤三八卦一貞八悔而

互重之故其究爲六十四卦玄畫則自上而下自內

而外以二一州二一一州二一一州二一一州二一一州二一一州二一一州二一一州二

三九首三部三家而互重之故其究爲八十一首此

易玄取用不同之効也易立天地人之道曰陰陽剛

柔仁義故其畫不過於一奇一偶之兩端玄立天地

人之道曰始中終思福禍下中上故其畫遂有一一

一之一體蓋易以兩之玄以參之也

易自復至乾爲陽自姤至坤爲陰此二至陰始陽生

之機也玄自中至法爲陽自應至養爲陰此亦二至
陰始陽生之候也復之初六當二至晝夜
子午之半中之次六應之次六亦當二至晝夜子午
之半此則易之與玄應天之運也易則一正一反對
待而爲序玄則跌陰跌陽交錯而分家易則爻多而
卦少由其畫止偶玄則位少而首多由其畫至三至
於溯流而窮源自象而推理則易有太極玄則有玄
也是則用雖不同而所同者體數雖不同而所同者
理也此則易之與玄可以類推而通者也雖然易之
儀象卦數布置錯綜與天地造化無不合由其理出

於自然此所以爲聖人之學玄之方州部家分綴附
會求律曆節候而強其合由其智出於臆見此所以
爲賢人之術易之立象命名莫不有義如乾之六陽
健莫如也故以名乾坤之六陰順莫如也故以名坤
天地交而爲泰天地隔而爲否一陽來而爲復一陰
生而爲姤五陽決一陰而爲夬五陰剝一陽而爲剝
以至六十四卦莫不皆然我不知玄之爲中爲周爲
礮爲閑以至八十一首其於四畫之位果何所見以
取象命名乎此求而未通者一也夫卦與首旣不同
爻與位亦有異徒擬中於中孚擬周爲復擬礮閑爲

屯吾不知何中之虛何陽之復何剛柔始交而難生
初無其義此求而未通者二也夫易爻以立卦辭以
明爻故爻有六而辭亦六今玄畫有四而贊辭反九
是上無所明下無所屬首自首而贊自贊本末二致
此求而未通者三也易畫自下而上故爻辭亦自下
而上玄畫自上而下而贊辭乃自下而上上下背馳
此求而未通者四也易名陽爻以九陰爻以六今玄
雖列九贊但以次言之初無指名此求而未通者五
也易之爻位吉凶推之以才德時象之變錯之以中
正剛柔之位故可吉可凶其法變動而不拘今玄例

以陽家一三五七九爲晝措辭吉二四六八爲夜措
辭凶陰家二四六八爲晝措辭吉一三五七九爲夜
措辭凶自始至終一定不移其法膠固而無變此求
而未通者六也聖人之於易雖未嘗不致其扶陽抑
陰之義然陰陽者造化之本不可相無聖人於其不
可相無者則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雖其消息之際
有淑慝之分固未始以陽全吉而陰全凶也今玄例
以晝吉夜凶陰禍陽福恐亦未足以盡聖人之微旨
此求而未通者七也聖人仰觀俯察見天地之間不
過陰陽兩端而已因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

奇耦之上復加一陰一陽馴而至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其餘歲數雖不求其盡合而自無不合今玄首畫既不同別立九贊以兩贊當一日凡七百二十九贊當一歲三百六十四日半外立躋羸二贊以當氣盈朔虛雖於歲數盡合蓋亦模倣於曆以附會焉初未見其必然恐彌綸天地之經殆不如此此求而未通者八也故朱子曰太玄亦是拙底工夫豈不以此乎雖然不究六經之旨無以見諸子之缺不觀諸子之缺無以見六經之全如玄也劉歆見謂覆瓿則已甚之毀桓譚比之聖人則過情之譽要之雄蓋學聖人之作而未至者也求之兩漢又豈多得哉蓋亦自成其一家之學也今觀宋陸舊註尚多舛失輒不揆而爲之解雖庸見諛聞不足以窮玄之蘊與然於文義之近亦或庶幾焉然而雄也擬易於玄有以傳其學愚也索玄之旨未免缺其疑雖其固陋不能以知玄然亦不可謂後世無楊子雲也今疏其所疑於卷首尚俟來哲以折衷云

司馬溫公論太玄

通考

班固稱諸儒或譏楊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余亦私怪雄不贊易而別爲玄易之

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乃更爲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爲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爲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於塊埤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滓漫漶略不可入乃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窺其梗槩然後置書嘆曰嗚呼楊子雲真大儒者耶孔子沒後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荀殆不足擬况其餘乎觀玄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究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茂以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狀而不遺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已之心矣乃知玄者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角逐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

附論潛虛

王應麟

潛虛心學也以元為首心法也人心其神乎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溫公之學子雲之學也先天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豈惟先天哉連山始艮終而始也歸藏先坤闔而闢也易之乾太極之動也玄之中一陽之初也皆心之體正心而萬事正謹始之義在其中矣邵子曰玄其見天地之心愚於虛亦云虛之元即乾坤之元即春秋之元一心法之妙也張文饒衍義以養氣釋元似未盡本旨

譜玄

通考

晁氏撰易玄星紀圖一卷以溫公玄歷及邵康節太玄準易圖合而譜之以見楊雄以首準卦非出私意蓋有星候為之機括且辨正古今諸儒之失如羨不當準臨夷不當準大壯之類凡此難與諸家口舌爭觀譜則彼自屈矣此譜玄所以作也

鮑魯齋論太玄

天淵發微

朱子曰子雲為人思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張平子謂其妙極道數使人論難陰陽之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與五經相擬鮑氏曰天日錯行陰陽更迭死生相摻萬物乃躔此言明

生鬼死鬼死明生生死相授萬物纏綿而成就也如
曰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立天經曰陰與陽立地
緯曰縱與橫立人行曰晦與明此言天爲經地爲緯
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晦明賢愚之分在其中矣如曰
一晝一夜然後作一日一陰一陽然後生萬物此言
夏晝六十刻冬夜六十刻夜長無過冬至晝長無過
夏至冬至之夜不如夏至之晝故晝數多又如曰生
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則子算盡東南則午算
盡此言陽起子終午陰起午終子西南尚有微陽故
至西北而算盡東北尚有微陰故至東南而算極至

於陽道常饒陰道常乏言陽全用陰半用也南北定
位東西通氣言子午定位者陰陽之府東木旺則西
金死氣應而相通也其論日月也曰日有南有北不
南不北則無冬夏月有往有來不往不來則晦朔不
成聖人察乎朧側匿之變而律乎日月雌雄之序蓋
日南至牽牛北至東井南爲太陽北爲太陰陽精至
太陽爲夏陰精至太陰爲冬晦而月見西曰朧朔而
月見東曰側匿餘見太陽章其論陰陽數也曰子午數九
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故律四十二
呂三十六或還或否凡七十有八甲巳數九乙庚八

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聲生於日律生於辰聲以情質律以和聲聲律協而八音生蓋以黃鍾起子乾始初九午爲子宮故數俱九以子丑寅卯辰巳月對午未申酉戌亥月分四五六七八九之數甲與巳合隨子稱九乙庚隨丑稱八丙辛隨寅稱七六五之數亦如之陽律九七五而倍之故四十二陰呂八六四而倍之故三十六并之七十八八則丑未還得呂而不得律五聲生於十干甲乙角也丙丁徵也戊巳宮也庚辛商也壬癸羽也十二律生於十二時律所出也八音者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此聲律之源五行之

數後世託是以談康節之數者豈知其實出於此又曰太玄做焦京卦氣而作朱子已言之矣若邵子之學程子嘗稱之曰堯夫之學大抵似楊雄又曰亦不盡如之則於楊子之學信乎其深有所得矣故其每取楊子之說有曰洛下閎改顓帝曆爲太初曆楊子雲準太初而作太玄凡八十一首九分共三卦凡五隔四四分之則四分當一卦卦氣起於中孚故首中卦又云子雲既知曆法又知曆理又云子雲作太玄可謂知天地之心而詩又有內外天人之說天根而對以月窟卦氣亦用六日七分其他默會處甚多

未易枚舉是經世之作於太玄不無所助也而謂其學盡出於玄則不可其非深於玄者也亦粗識其梗槩而不忍棄耳彼蘇氏解易且不識性宜其不取太玄之儼易而謂其以艱深而文淺易易有奇一偶一而揚子雲有以馬人謂其好奇字而怪也多載酒以問之豈知其多識先秦古書焉今觀商貞所刻有作三作三象天一象地以象人其文已見於商盞子雲所杜撰者字既本於古而數尤合於易人見其數以三起謂一生三而近於老也詎知太極函三爲一而易乾初畫亦止有三焉由是推之三三而九三九

二十七三其天三三其地四三其天五三其地六其爲數也亦無往而不與易合豈五千文之可例耶學雖未純亦一奇也自先漢以來至今千數百年好之者不下一二十家即大儒如唐韓昌黎尊之以爲聖人之徒宋司馬公嘗準之以作潛虛彼其功名在宇宙續著在通鑑而其精神心術則寓於潛虛之一書今人才不曉其旨又取而罵之當知康節之在當時與馬公相與至矣此書豈無自而作蓋亦祖於玄耳一自莽大夫之書出於朱子而後諸儒始有議論而薄其為人先儒論之詳矣朱子既書之以爲後世爲

儒而無節義之戒矣而其於玄間亦取焉亦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所以世之鉅人絕德間有好之者豈其胸中盡無斟酌而妄取之哉必有以也得非以其理之所在人心所同自有不可磨滅者耶

邵康節作正元

考索

陳漸之演元所以發太元之旨吳秘之音義所以祛太元之疑陸績之釋失又所以辨太元之惑夫發其旨祛其疑固有賴於陳漸吳秘之功而正救舛訛若非陸績以釋其失則後世之惑滋甚吁又孰知陸績之後而有我朝邵先生之正元乎夫所謂正者實欲

以正太元之所未正者也愚嘗三復正元而知邵先生有功於太元也深矣且方州邵家名曰四重元何義也正元則以方州邵家而爲爻之形象而以上下命名真足以正太元之四重亦猶易卦之有上下爻也由初至上分爲九贊元何拘也正元則自一至五而以五行次之真足以正太元之九贊亦猶洪範之序五行也元有十二卷正元則以九天分爲九卷元有八十一首正元則以九首各爲一卷元九首僅以配土正元則以水火木金土隨次序而品第之至於象工象兀象示象正象器象亦象坐象光象幽之類

無非正救太元而爲子雲鑽皮出羽也不然著何以用三十三首何以依八十一乎信乎先生之有功于太元也深矣哉

管子

法家

葉適高似孫
黃震

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亦種蠹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傅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劉歆論定群籍

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絀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旣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鞅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

管子 卷之四
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歛陳氏
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
以之伯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小器甲管仲責其
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
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高
氏子畧曰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大王王
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制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
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况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
舊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足以銷靡破鑿
變徙剝蝕而迄無餘脉吁一何易耶九合之力一霸

之圖於齊何有也使天下一於兵而忘其爲農天下
一於利而忘其爲義孰非利也而乃攻之以貪騁之
以詐孰非兵也而乃趨之以便行之以一切先王之
所以經制天下者煙散風靡無一可傳嗚呼仲其不
仁也哉而况井田既壞槩量既立而商鞅之毒益滋
矣封建既隳詩書既燎而李斯之禍益慘矣繫誰之
咎耶漢唐之君貪功苟利兵窮而用之無法民削而
誅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鞅斯之所不爲者豈無一
士之智一議之精區區有心於復古而卒不可復行
盖三代之法甚壞而掃地久矣壞三代之法其一出

於管仲乎

黃震曰管子之書不知誰所集乃龐雜重複似不出一人之手然諸子惟荀卿楊雄王通知宗尚孔氏而未知其儻用於世果何如餘皆處士橫議高者誣誕下者刻深戲侮聖言壞亂風俗蓋無一非孔門之罪人其間嘗獲用於世而卓然有功為孔子所稱者管子一人而已余故讀其書而不敢忽為之復熟再三而條列之大抵管子之書其別有五心術內業等篇皆影附道家以為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斷隱語以為怪管子責實之政安有虛浮之語使果出於管子

則亦謬為之以欺世殆權術之施於文字間爾非管子之情也管子之情見於牧民大匡輕重之篇然牧民之篇最簡明大匡之篇頗粉飾輕重之篇殆傳會牧民之要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管子政經之綱苟得王者之心以行之雖歷世可以無弊秦漢以來未有能踐其實者也其說豈不簡明乎大匡之要曰桓公入國踐位之年欲脩兵革仲諫不可公不從二年欲繕兵仲諫不可公不從果敗於宋公以勇授祿仲諫不可公不從明年公伐魯仲諫不可公不

井川種編 卷之四十三
從果敗於魯四年公興兵十萬圍魯仲諫不可公不
從魯去國五十里爲關以請盟仲諫不可公不從魯
果劫盟五年欲伐宋以救杞仲諫不可公乃始用其
謀不伐宋而城緣陵以封杞明年狄伐邢又用其謀
城夷儀以封邢明年狄伐衛又用其謀城楚丘以封
衛捐齊之有封三亡國恩足以結四鄰無兵爭矣公
問將何行乃請寬關市之征又問何行乃請輕諸侯
之幣又問何行乃請賞其國以及諸侯之國又問何
行乃請盟朋爲東國賓胥無爲西土而又游公子開
方於衛游季友於魯游蒙孫於楚以親附四方之諸

侯方是時齊之勢駸駸乎如春斯達乎狄反不量德
而伐之齊於是請救於諸侯諸侯之來救者皆以其
所獲予之惟北州之令支不來則稱兵而伐之齊之
恩威遂四達於天下而猶未試也乃教諸侯足民食
兵備乃教諸侯正君臣父子乃又罰其不盡君臣父
子之道者夫然後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諸侯莫
不賓從而夷狄以服中國以安蓋自東遷諸侯爭強
僅同泥中之鬪獸未嘗有一念能出於兵爭之外至
管子始一切反之而有以弭其爭此管子行事之目
聚見此書其次第皆可按而攷然其說似粉飾之以

誇功矣若輕重篇則何其多術哉管子雖多術亦何
至如此之屑屑哉伐菹薪冬煮監三萬六千鍾爾謬
稱妨農而春禁之使價長至十倍乃糶之於鄰國得
黃金萬一千斤復請於周以黃金賀獻使金價百倍
焉築陰里三墻九門使玉人刻為璧者乃石爾謬請
於周非彤弓石璧不得朝獻而使天下諸侯盡輸金
珠穀帛於齊以易石璧焉北郭掘闕而得者一龜爾
謬以十乘之使百金之裝賜其家為中大夫名其龜
曰無貲之寶以質丁氏粟三軍之師五月之糧賈至
四千金焉凡其張無為有善於富國如此穀賤將流

而他也則以石璧聘困京之家而民爭藏穀民貧無
以償貸也則以石璧聘稱貸之家而人皆折券士大
夫之家不恤其族也則滅城陽大夫之位而人皆散
財發粟死事之後無以賞之也則縞素朝豪家使爭
藏粟為備俟買長四十倍而官出四十倍之粟以振
之凡其轉虛為贏善於足民如此通杭莊之水以致
鳧鳥商人挾丸彈而商以貧沐途旁之樹以絕遊息
農人皆務本業而農以富沐去樹枝也商重農輕則下令
藏穀而農商以平西飢東豐則稅錢准穀而東西以
平藏粟者不出則下令出師俾有粟者不行於是盡

知困窮之數孑弩多匡軼則下令聘鵠鷓之所在而民皆習遠射於是士無匡軼之患皮幹筋角之徵重則下令高杠柴地使車馬罷絕皮幹筋角委積而諸侯之牛馬皆來凡其量低與昂善於權民物之宜如此而又推其術以殘鄰國馬嘗一朝素賞四萬二千金即以虛聲攻萊而盡并其地魯梁出綈則身先國人以衣綈使魯梁皆棄農而織綈俟其田荒則倏賤之閉關不與通魯梁民飢歸齊者十六而魯梁服萊嘗生柴則鑄金鏡上以市柴使萊莒皆棄農而採柴俟其田荒則倏止之閉關不與通萊莒民飢歸齊者

十七而萊莒服鹿生於楚狐白出於代器械出於衡山則買鹿買狐白買器械使其國皆棄農而爭應之民既飢困而歸齊楚與代與衡山又皆服不寧惟是龍鬪而稱天使臨郊亦因以動八侯之朝彗出而稱國有大事亦因以哀百姓之積凡皆駕虛冀空隨物生智其在國者則神之以富其國其在隣者則愚之以戕其鄰雖其在天者亦假之以威動天下而獵取為利顛倒一世如弄嬰兒於掌股之上要皆多為之術以成其私至若欲魚價之增而立五厲之祭幸柴價之增而賀北澤之燒古人之教藝畜不過使之自

養今顧色色鼓舞之以爲已利甚至鹽計食口鍼刀
耒耜每加分以盡其利其亦瑣屑甚矣未必皆管子
之真愚故疑其爲附會抑此以其政言也若其書載
鮑叔薦仲與求仲於魯及入國謀政與戈廩鴻飛四
時三弊臨死戒勿用豎刀易牙開方等說皆屢載而
屢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爲篇或併篇或無解或
云十日齋戒以召仲觴三行而仲趨出又云樂飲數
旬而後諫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龐雜重複似不
出一人之手楊忱序管子論高文奇雖有作者不可
復加一辭矣張巨山謂其心術內業等篇爲管氏功

業所本意巨山好道家學故云爾

商子

通考 後同

晁氏曰秦公孫鞅撰鞅術之度孽好刑名之學秦孝
公委以政遂致富強後以反誅鞅封於商故以名其
書本二十九篇今亡者三篇太史公旣論鞅刻薄少
恩又讀鞅開塞書謂與其行事相類卒受惡名有以
也索隱曰開謂刑嚴峻則政化開塞謂布恩惠則政
化塞今考其書司馬正蓋未嘗見之妄爲之說耳開
塞乃其第七篇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
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

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由此觀之鞅之術無他特特告訐而止耳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不能自脫也太史公之言不誣矣周氏涉筆曰商鞅書亦多附會後事擬取他辭非本所論著也其精確切要處史記列傳包括已盡今所存大抵汎濫淫辭無足觀者蓋有地不憂貧有民不憂溺凡此等語殆無幾也此書專以誘耕督戰爲本根令云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無糶則窳惰之農勉商無糶則多歲不與樂夫積而不糶不耕者誠困矣力田

者何利哉暴暴如立山不時焚燒無所用之管子謂積多而食寡則民不力不知當時何以爲餘粟地也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撲則商估少而農不酣然則酒肉之用廢矣凡史記所不載徃徃爲書者所附合而未嘗通行者也秦方興時朝廷官爵豈有以貨財取者而賣權者以求貨下官者以冀遷豈孝公前事耶

慎子

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爲屏去繆妄剪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玉法而責於上非田駢尹文

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如
云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故立天子以爲天下君
不擇其下爲下易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人
不得其以自爲也則上不取用焉化而使之爲我則
莫可得而用矣自古論王政者能及此鮮矣又云君
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法雖不善猶
愈於無法今通指慎子爲刑名家亦未然也孟子言
王政不合慎子述名法不用而騶忌一說遇合不知
何所明也

韓非

高氏子略曰今讀其書往往尚法以神其用薄仁義
厲刑名課名實心術辭旨皆商鞅李斯治秦之法而
非又欲凌跨之此始皇之所投合而李斯之所忌者
非迄坐是爲斯所殺而秦即以亡固不待始皇之用
其言也說難一篇殊爲切於事情者惟其切切於求
售是以先爲之說而後說於人亦庶幾萬一焉耳太
史公以其說之難也固嘗悲之太史公之所以悲之
者抑亦有所感慨焉而後發歟嗚呼士不遇視時以
趨使其盡遇固無足道而况說難孤憤之作有如非
之不遇者乎楊雄氏曰秦之士賤而拘信哉

黃震曰韓非盡斥堯舜湯武孔子凡先王之道爲亂而兼取申不害商鞅法術之說加深刻焉至謂妻子亦害已者而不可信蓋自謂獨智足舞一世矣然以踈遠一旦說人之國乃欲其主首去貴近誰將汝容耶送死秦獄愚莫與比老聃氏自全自利一切無情之流弊亦詎料至此噫亦可悲矣然觀其書猶有足警後世之惑者方是時先王道熄處士橫議徃徃故爲無稽寓言以相戲劇彼其爲是言者亦未嘗自謂真有是事也後世襲取其餘而神之流俗因信以爲真而異端之說遂至禍天下奈何韓非之說具在而

不察耶非之言曰白馬非馬齊稷下之辨者屈焉及乘白馬之賦而籍之不見其非白也蓋虛辭空辨可以勝一國考實按刑不能漫一人今人於異端有嘗括其實者否耶非之言曰宋人有欲爲燕王削棘刺之端爲猿母者必三月齋然後能見知王之必不能久齋而試之爾王乃養之三乘冶工言王曰果然則其所以削者必小今臣冶人也無以爲削此不然物也王因囚而問之果妄乃殺之今人於異端果嘗有訊其妄者否耶鄭人爭年者謂我與黃帝之兄同年非能笑之今異端自謂出於無始之前其爲黃帝之

兄甚矣而人莫不信趙主父施鈎梯而緣播吾刻人迹其上廣三尺長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遊此非能笑之今異端往往鑿跡崖石之巔其為播吾之跡愈悖矣而人反以為神非之辨誣若此者衆姑取節焉以告惑者

鄧析名家

晁氏曰先王之世道德修明以仁為本以義為輔誥命謨訓則著之書諷誦箴規則寓之詩禮樂以彰善春秋以懲惡其始雖若不同而其歸則合猶天地之位殊而育物之化均寒暑之氣異而成歲之功一豈

非出於道德而然耶自文武既沒王者不作道德晦昧於天下而仁義幾於熄百家之說蜂起各求自附於聖人而不見夫道之大全以其私知臆說譁世而惑衆故九流皆出於晚周其書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失其長蓋或有見於聖人而所失蓋各在異其私知故明者審取舍之而已然則析之書豈可盡廢哉左傳曰駟歇殺析而用其竹刑班固錄析書於名家之首則析之學蓋兼名法家也今其大旨訐而刻真其言無可疑者而其間時剽取他書頗駁雜不倫豈後人附益之與高氏子略曰劉向曰非子產殺鄧析推

春秋驗之按左氏魯定公八年鄭駟歆嗣子太叔爲政明年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歆嗣於是爲不忠攷其行事固莫能詳觀其立言其曰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又曰勢者君之與威者君之策其意義蓋有出於申韓之學者矣班固藝文志乃列之名家列子固嘗言其操兩竒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之法而子產誅之蓋旣與左氏異矣荀子又言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察而不惠辨而無用則亦流於申韓矣夫傳者乃曰歆殺鄧析是爲不忠鄭以衰弱夫鄭之所以爲國者有若禪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

里子產潤色之庶幾於古矣子產之告大叔曰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子產惠人也固已不純乎德他何足論哉不只竹刑之施而民懼且駭嗚呼春秋以來列國基錯不以利勝則以威行與其民操輾於爭抗侵凌之威豈復知所謂仁漸義摩者其民苦矣固有惠而不知爲政者豈不賢於以薄爲度以威爲神乎析之見殺雖歆之過亦鄭之福也

公孫龍子

吳萊

世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龍蓋趙人當平原君時曾與孔子高論臧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

家使君臣上下徇名責實而後能治者可謂詳矣自
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及夫警
者爲之然後有敝顏師古曰警者許也公孫龍豈所
謂許者哉然獨不明立一定之說而但虛設無窮之
辭亦徒爲紛更變亂而已何其細也孔子嘗有言曰
觚不觚觚哉觚哉言觚而失其形制則將有不得爲
觚者又况治天下國家而不得其所以爲治者乎此
固吾聖人之所慎也春秋戰國之際士大夫咸昧於
義理之中而專以利害爲說文姦言飾譎行日馳騫
於他岐沈溺於外物而卒至背畔於大道之統紀敝

散焉名不統實老子亦曰名者實之賓也公孫龍蓋
有審於是而言之或過是以頗滯於析辭而反闡於
大體察焉而無用辨焉而不急鄧析之兩可惠施之
多方皆是物也不然則吾聖人且以名正言順爲先
矣名位不同節文異數聖人嘗以義權其輕重禮正
其進退是皆天造地設亘古亘今浹於人心著於耳
目溢於禮官之篇籍必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
者權天下之事雖未嘗出於一定當其權合其中則
固聖賢用心之所極無俟乎辨士假物而取喻者也
今則彼爲堅而此爲白此爲同而彼爲異吾徒見其

紛更變亂而已矣何補於天下國家之治哉雖然世之本公孫龍之說而欲求其為狗名青實者少矣自今之言吏治者觀之恒多文而少實官具成式吏抱成案標注時日指陳辭款非深刻也非巧詆也非輕縱也非失出也則已補苴其訛闕鉤擿其姦伏類無有毫髮遺者然而經制之不定而虛文之相蒙風俗之不一而私心之相勝是雖有百公孫龍之喙且未足以處之者也然惟漢之宣帝自丞相以下必欲其狗名青實為治諸生必守家法文吏必課牋奏至於文學政事法理之具一切必務其職者似矣然以聖

人之治天下國家凡事惟執其大綱而不察其細略其小疵而不受其欺惜乎是時無以聖人大公之道告之而徒用其漢家雜伯之術王成或以是而得賞楊惲盖寬饒等或以是而遭誅此將何以致是也與其名是而實非則又何貴乎狗名青實之治哉嗚呼白黑之紛糅賢不肖之混淆後世之治為不及乎宣帝遠矣此予所以猶有取於公孫龍之說也言治道者可為未慨也哉

墨子 墨家

黃震

墨子之說似是而實不可為治殆不止如韓昌黎之

議苟楊擇焉不精而已而昌黎乃儕墨子於孔子何哉且昌黎不過謂墨氏尚同而孔謂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亦尚同爾然不非其大夫者惡居下訕上譏專臣者惡以臣逼君孔非尚同也墨之尚同謂天子所是皆是之天子所非皆非之與孔門所謂如其不善而莫違之戒正相反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又不過謂墨氏兼愛而孔謂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亦兼愛爾然仁者則親之既異於愛衆而博施爲仁雖堯舜猶病之孔非兼愛也墨子之言兼愛謂法其父母與法其君皆爲法不仁惟當法天與

孔門所謂孝弟爲仁之本者正相背顧可謂其與孔子同乎謂墨尚賢而孔子賢賢疾沒世而名不稱是亦尚賢然賢之當尚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顧墨氏之尚賢乃謂惟賢爲尚親戚則不可使富貴正與吾儒親親尊賢之義又相背耳謂墨氏明鬼而孔子祭如在曰我祭則受福是亦明鬼然鬼神之當敬雖愚不肖者亦同此心何獨孔墨之同顧墨氏之明鬼乃謂聖王明天鬼之所欲而避天鬼之所憎是亦率天下萬民祭祀天鬼又與吾儒報本反祭之義亦相反耳昌黎嚴於荀楊擇焉未精之辨何

獨恕於墨子似是而非耶墨子之書凡二其後以論
稱者多衍複其前以經稱者善文法昌黎主文者也
或者一時悅其文而然歟昌黎曰孔子必用墨子墨
子必用孔子愚曰孔子必不用墨子墨子亦必不能
用孔子雖然儒名而墨行者昌黎固嘗揮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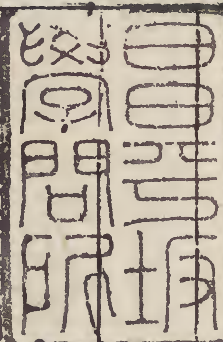
辨墨

馬端臨

按自夫子沒而異端起老莊楊墨蘇張申韓之徒各
以其知舛馳至孟子始辭而闕之然觀七篇之書所
以距楊墨者甚至而闕略於餘子何也蓋老莊申商
蘇張之學大槩俱欲掊擊聖人鄙堯舜陋禹而自

以其說勝老莊之蔑棄仁義禮法生於憤世嫉邪其
語雖高虛可聽而實不可行料當時亦無人宗尚其
說故鄒書畧不及之蘇張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大抵
皆枉尋直尺媚時取寵雖可以自售而鄉黨自好少
知義者亦羞稱之故孟子於二家之說雖斥絕之而
猶未數數然者正以其與吾儒旨趣本自冰炭薰蕕
遊於聖門之徒未有不知其非者固無俟於辨析也
獨楊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祖義尚賢尊德而擇
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於無父無君正孔子
所謂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謂淫聲美色易以惑人

辨ノ系 卷之四十三
者不容不深鋤而力辨之高氏子畧之言得之矣而
其說猶未暢愚故備而言之韓文公謂儒墨同是堯
舜同非桀紂以為其二家本相為用而咎末學之辨
嗚呼孰知惟其似同而實異者正所當辨乎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四十三 終

